



充满希望的春天

曹淑平

日子如流水一般静静流淌着,不知不觉春节已过,元宵节也像是接力赛中的交接者一样紧紧地跟了上来。

也许是春节期间在家宅久了的缘故吧,竟突然想去外面走走。下午落了点小雨,天气,有些微微的凉,风里,也夹杂着一丝丝水汽。看来,最终还是赶上了这场守候。

小区中心红红的灯笼十分显眼,在风儿的牵引下晃悠悠,摇摇欲坠,檐角的彩

旗也翩翩起舞。道路两旁的树上也挂上了一串串小彩灯,那彩灯忽明忽暗地闪着,像是一道前奏和序幕。尽管搭配与布置比较简单,但是,过节的味道也已经能够感受到了。

过节其实并不需要讲究排场与仪式,只要真诚的心意到了,就是对过节的一种不辜负。记得小时候,元宵节这天也并没有什么装饰和活动,唯有一碗圆滚滚、热乎乎的汤圆,便是我们最温暖的过节的方式。汤圆要圆,人要团圆,不论在何处,只要有家人的陪伴,那么,心里也就是有归属感的,是温暖的。

小彩灯忽闪着亮光,我的眼睛也被它那迷人的模样吸引住了,刹那间竟生出了一些感动。感谢灯火驱散了夜的黑暗,感谢那些小美好的彩灯下的动人神韵。我其实比较怕黑的,小时候走夜路也总是不敢一个人走,也不敢回头。听长辈们说,夜晚有怪兽,专欺负顽皮又胆小的小孩,因此,要早

点回家。现在想来,长辈们那时候的一吓唬我的话,也让我小小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结。

巷子口的路灯也渐渐地亮了起来。相比于那些绚烂的烟火,眼前橘黄色的灯光却更加有了灵气和神韵。灯光,柔柔的,缓缓的,像是一个梦幻,一个接着一个,一灯亮起,群灯呼应,一一亮起。它们是栖居在大地上的星星,点亮的不仅是路旁一隅,还有无数人无数的期待。不知道那空中缥缈的天街,是不是也被这些明天可亲的灯火点亮的呢?但在我的心灵深处,是愿意相信的。

“嘭”的一声,远处的烟花已经响起,想来,应该也是和我一样顽皮的小孩点燃的吧?那烟花,一个个“嗖嗖”地升到半空中,突然又在空中爆裂开来,转眼间亦如流星雨一样落下,一颗接着一颗,一朵连着一朵。在这悄悄到来的春天,烟花也是美的,是充满希望的,尽管,乍暖还寒也是免不了的,但是,一切的梦想和美好都在萌芽状态,只待新年中的我们用努力去一个个地完成。

原载《株洲新区》 扯痧

张雄文

儿时困于家境清寒,村里人鲜有上医院的概念,多是能捱则捱,能换则换,最多请村里受过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张才学开几粒西药(至今他还是村里的“主治”医生),或者请年高德劭、有祖传技艺在身的华国先生看看,煎几副中药。平素大人小孩有个头痛脑热或肚子不适,多半只借重于家人的扯痧、刮痧、拔火罐等民间方法。

我一年到头总要病三四回,以感冒、肚疼居多。每逢如此,母亲用上了她的绝招:扯痧。

我终于不再作野猴状四处流浪,吃个饭还要母亲挨门逐户找寻时,多是无精打采、病恹恹地坐在家里的春凳上了。父亲常年在外地国营煤矿上班,母亲是村里四属户,里里外外都要操劳,家里姊妹多,我又是老大,得了病,不只能给母亲搭把手,还得让她放下手中活计招呼我,母亲的脸上便堆着霜,嘴里数落个不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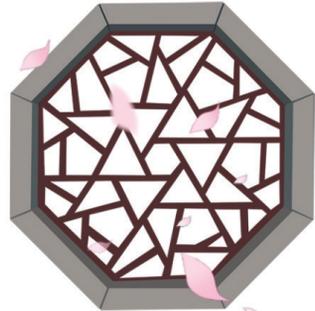
她从地坪的水沟扯回一大把辣蓼,匀一半到专门煎药的砂罐,放在火塘里熬煮;又倒了一碗清水放桌上,命我坐正坐直。我知道“大刑”难以避免,苦着脸说:“妈妈,要轻点!”母亲没好气地斥道:“现在知道要轻点,跑田里玩水的时候怎么不记得了?”

她撸起衣袖,搽了几根辣蓼,折揉成一团,蘸水在我后脖颈上擦揉起来。渐渐便有了

火辣辣的感觉。随后,她丢了辣蓼,左手按住我的头,右手弯曲五指,又弓出食指、中指,从碗里沾些清水,夹住我后脖颈的皮肉,像我平素拉开弹弓的皮筋,使劲向外拉扯。手松开,“啪”的一声,皮肉发出打鞭子般的声响。我随之惨叫起来,扭着脖颈不让她再扯。母亲强行按住,又狠命连扯起来。“不扯出痧,病怎么来?”我痛得哀声连连,头左右摇摆,却终未能逃脱母亲的“毒手”。不止脖颈后面,左右两侧也被扯出了乌黑发紫的痕痕。有时候,后背也要被如法“荼毒”一番。两个弟弟始终在一旁嘻嘻而笑,作幸灾乐祸状。我恨得牙齿咯咯作响。不过他们被扯痧时,我也从未同情过,且常是遵母命帮着摀住他们的脑袋。

扯完痧,母亲又用辣蓼在我乌黑的痧斑处细细擦一阵,伤痕被火灼燎般辣得生疼。有那么几个瞬间,我疑心母亲就是对江姐施以酷刑的刽子手。不同的是,江姐什么都能忍;我则想若能停止“酷刑”,我愿意什么都说出来。但母亲不需要我说什么,只是警告我下次不得玩水了。说着,她又从砂罐舀了一碗辣蓼熬成的汤,吹了两口,逼我喝下去。黑褐色的汤汁既苦又辣,似乎比书上所说“卧薪尝胆”的苦胆苦多了。在母亲加了一小勺平时轻易不肯拿出的白砂糖后,我才勉强喝了。

翌日清晨,我神清气爽地随窗外一两声鸟鸣醒来,早忘了扯痧的苦楚,感冒或肚疼也没了痕迹,又与弟弟们到地坪或田埂上下疯了去。



自然界中,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发生,非洲草原上的尖茅草就是自然界的奇迹之一!

非洲的热带草原上,生长着一种尖茅草,在最初生长的半年时间里,它是草原上最矮的植物,炎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干旱使得它们只敢长出一寸来长,在那段时间里草原上任何一种植物都比它高,都比它长得茂盛,让人们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。但半年过后,在雨水到来之际,尖茅草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,以每天0.5米的速度向上生长,三五天的时间它就会长到2米的高度,成为非洲草原上最高的“草地之王”。

人们对尖茅草这种生长现象感到非常难以理解,就开始探寻它生长的秘密。后来人们终于发现了这种尖茅草的生长规律。

在最初的半年时间里,其实尖茅草也在长,只是不往上长,而往下长,长在根部,尖茅草的根部有时能长到28米长。在自然界自然条件不具备时,尖茅草就默默无闻地在根部积聚营养和能量,一旦条件成熟了,就开始疯长,直至生长的速度让人瞠目结舌。

尖茅草的生长奇迹,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团迷雾,但当刨根溯源,了解了它的生长过程时,就会豁然开朗。尖茅草之所以能够成为“草地之王”,其实它已经付出了远远超过其它植物的“艰辛”和“寂寞”。一年十二个月里,它用六个月的时间生长自己的根基,默默地为将来的“爆发”积蓄能量和养分。很多时候,我们只是看到了尖茅草短时间内像个暴发户一样的快速生长,却忽视了在地底下尖茅草为了28米长的

根,默默忍受了半年的时间,我们只惊讶于尖茅草快速生长的结果,却忽略了它那看不见的生长过程。在它成为“草地之王”以前,其实已经付出了超乎其他植物多少倍的艰苦劳动和艰辛代价,凭着自己的努力,积蓄了充足的能量,在大地上扎下了深深的根!

人生也是这样。一个人只有踏踏实实地去下苦功,心无杂念地去蓄积能量,默默无闻地去夯实基础,而当你的基础所蕴含的能量已大大超过他人时,奇迹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,你就会一跃而成为人类的“尖茅草”。世上本没有魔法,刨开泥土,看那些起群植物的根,你就会发现奇迹的所在!像尖茅草一样在明处亮相,却在暗处蓄光,这样的人生才更精彩。

原载《今日云岭》 在暗处蓄光

陈怡心

万物



史记

“天使药丸”阿司匹林的前世今生

世界上大约70%的人都服用过阿司匹林,被誉为“天使药丸”的阿司匹林,名扬世界已超过百年,与青霉素、安定并称“世界医学史三大经典药物”。看似平淡无奇的小药片,背后有着波澜跌宕的传奇历史,演绎了化学对人类改造和探索药物的巨大贡献。

阿司匹林的诞生

阿司匹林的故事要追溯到3500多年之前,当时古埃及最早的医学文献《埃伯斯纸草书》就记载柳树可用于消炎镇痛。公元前400年左右,“医学之父”希波克拉底利用柳树皮提取物治疗疼痛、发烧及妇女分娩。但是随着历史变迁,柳树作为药用使用似乎失传了,直到1763年英国教士Edward Stone重新发现了柳树的药用价值。

19世纪早期,化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实验室阶段,已经可以对部分药物的有效成分进行分离鉴定。1828年,慕尼黑大学药学教授Johann Buchner费力地从柳树皮中提取出相对纯净的黄色物质,并将其命名为水杨苷。十年之后,意大利化学家Raffaele Piria成功地将水杨苷水解得到了葡萄糖和水杨醇组分,随后他还成功将后者氧化为水杨酸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水杨酸,这是阿司匹林研究中巨大的突破。1852年,法国化学家Charles Gerhardt第一次将乙酰基引入水杨酸分子的羟基上,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合成(阿司匹林)的人。

在阿司匹林漫长的发现史中,还有位名叫赫尔蒙·科尔贝的科学家不得不提,他最早使用“合成”这个词表示现代意义上的有机合成,他在1859年提出了用于合成水杨酸的反应,广泛应用于水杨酸的生产。

但水杨酸一经诞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立即成为灵丹妙药,因为它的副作用较多,例如难闻的气味、对消化黏膜造成刺激等,某些患者甚至会出现消化道溃疡。突破出现在1897年,当时,拜耳

实验室有机化学家费利克斯·霍夫曼解决了水杨酸的刺激性。两年后,拜耳公司注册使用“阿司匹林”,治疗疼痛、炎症、发热等问题。

老树发新枝

阿司匹林诞生后很快风靡全球,然而到了1971年,在解热镇痛类新药层出不穷之时,阿司匹林很难一家独大,但这时人们却发现了它的新作用。

阿司匹林迎来了新的“春天”。随着对阿司匹林研究的深入,人们发现了一些新应用,例如癌症预防、糖尿病防治、抑制血小板聚集、缓解白内障等,但这些新应用尚需临床进一步研究才能真正得以推广。

据统计,世界上几乎70%以上的人都服用过阿司匹林,然而“是药三分毒”,阿司匹林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对于过敏体质的人群,服用阿司匹林后可能会出现皮疹、血管神经性水肿、哮喘或其他过敏反应;尽管阿司匹林较水杨酸对胃肠道的刺激性小很多,但是长期服用仍然可能导致胃肠道糜烂、出血和溃疡,因此阿司匹林的服用时间最好在饭后或与抗酸剂同时服用,本身就有溃疡的患者更应该慎用或者不用。

阿司匹林的研究还在继续

化学、药理学专家表示,合成化学是新药发现的主要动力和药物制造工业技术进步的源头,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化学合成药物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大制药公司新药研究的主题。

从最初治疗头痛脑热,逐渐发展成如今具有多种吸引人的潜在医用价值,阿司匹林的研究还将继续,这个小小的“传奇”分子仍然没有“吐露”全部秘密,未来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?我们拭目以待。

(来自科普中国)

速度滑冰与短道速滑到底有啥不一样

北京冬奥会正在火热进行中,其中速度滑冰与短道速滑两个项目受到大家的关注,但大部分观众其实不懂两者的区别。二者到底有何区别?本文将为您解答疑惑。

比赛场地不同

速度滑冰场地标准跑道最大周长为400米,最小为333.33米;而短道速滑比赛场地内缘周长111.12米。短道速滑比赛中,运动员出发后不分道次;但速度滑冰比赛分内道、外道,内道半径为25米,外道内圈半径为30米。不一样的场地要求直接导致了两项比赛的场地不同。

在本次北京冬奥会中,速度滑冰比赛在国家速滑馆“冰丝带”举行;而短道速滑比赛,则在首都体育馆举行。

比赛规则不同

另外,就两种比赛的个人赛而言,速度滑冰是两个人为一组,由于场地的内外道之分,每滑一圈,双方都要交换赛道,根据滑行成绩排列名次,用时少者获胜。短道速滑比赛则是集体出发不分道,短道速滑转弯半径小、弯道多,需要更多的战术和技术来争夺身位,以撞线顺序决定最终名次。

比赛装备不同

虽然都是冰上追求速度的极限运动,两者的比赛装备也有不同。速度滑冰采用的冰刀,刀体长、刀刃窄,冰刀的后跟不与冰鞋相连,这种结构有助于延长蹬冰距离。

而短道速滑的冰刀,与冰鞋后跟连接,刀身更短,同时,短道速滑运动员也需要做更多防护措施安全头盔、护颈等必不可少。看完这些或许您就明白了,我们可以说,速度滑冰是人与时间赛跑,而短道速滑则是人与人、团队与团队间的较量。

谣言粉碎机

1.流言:“吊脖子”能治疗颈椎病

流言内容:我们可以利用公园的运动器材自行做牵引,对治疗颈椎病有好处。

真相解读:自行“吊脖子”与去医院做“牵引”不是一回事,风险和危害很大。“吊脖子”是近几年在老年群体中兴起的另类健身方法,使用者将自制的绑带固定在高处,然后将头伸入绑带挂住,双脚悬空摆动。虽然“吊脖子”借鉴了“牵引”治疗颈椎病的原理,但“牵引”讲究角度、力度和时间,需要在专业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进行。自行“吊脖子”很可能会因颈椎牵引不当,加重颈椎病症状,甚至还可能造成寰枢椎关节脱位、脊髓损伤、高位截瘫,甚至猝死。

粉碎理由:当前社会进入信息爆炸时代,越来越多人通过网络搜索寻医问药,自己给自己看病。“吊脖子”治颈椎是对专业治疗“想当然”的认识,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。要通过反复强调、反复科普,纠正这种错误的健康理念。

2.流言:核磁共振有“核辐射”会致癌

流言内容:核磁共振里有个“核”字,是通过辐射检查身体,经常做会致癌。

真相解读:核磁共振的规范说法应该是“磁共振成像”(MRI),其中的“核”字指的是人体内的氢原子核,并非是“核辐射”。磁共振成像的原理是利用强大的磁场作用,记录组织器官内氢原子的原子核运动,再经过计算和处理后获得检查部位的图像。磁共振成像利用的是高能磁场,不会产生放射性辐射,也不会致癌,是一种应用广泛且非常安全的检查手段。

粉碎理由:提及核,人们往往与“辐射”挂钩,“谈核色变”,这是由于对核知识和应用一知半解。要通过科普解读,一方面让公众认识到核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,另一方面让公众不要误解那些与核辐射完全

3.流言:蜂蜜、大蒜能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

流言内容: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癌,但只要平时多吃蜂蜜、大蒜,就能够杀死它们,减少胃癌风险。

真相解读:网传的“杀菌神器”如蜂蜜、大蒜等,并不能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。虽然细菌在蜂蜜这种高渗透液体会因无法保持其固有的水分而凋亡,但蜂蜜进入胃部会被稀释,也就无法达到杀菌的效果。此外,蜂蜜含糖量高,摄入过多还会刺激胃酸分泌,加重胃部的不适症状。而大蒜中所含的大蒜素虽能抑制细菌生长,但进入人体后会分解,因此难以发挥杀菌抑菌的功效。其他(如洋葱、西兰花、青椒等)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的偏方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。

粉碎理由:疾病治疗属专业范畴,切忌“想当然”。

4.流言:自发热内衣是虚假宣传

流言内容:能量守恒,没有外来能源输入的内衣是不可能自己产热的,“自发热”是假广告。

真相解读:“自发热”并不算虚假宣传,因为自发热衣物采用了可借助外界条件产热的发热纤维材料,如日常服装中常用的吸湿发热纤维。这种纤维结构中有更多亲水基,可与水分子结合释放热量,而水分子的动能也会转化为热量。含有这类纤维的衣服被人们穿在身上,能吸收人体发出的水汽释放热量,让人觉得更温暖。不过,“吸饱”湿气后,放热反应会减缓,同时还会将湿气排出,这一过程反而会吸收穿着者的热量。如若不能及时排湿,“吸饱”湿气的纤维会给穿着者带来不适感。

粉碎理由:常见的夸张宣传,让公众对广告产生不信任,但流言信息全盘否定了衣物的“自发热”功能,与事实不符也会给企业生产销售带来负面影响。